



李瑞蓮

民國51年12月13日

台灣台北

學歷／大專人文系肄業

經歷／①參加電影、舞台劇編劇班及創作

②會計

現職／律師事務所職員、國立空中大學

貓之祭

鼠灰色電腦螢幕上久映著我的頭部剪影，像殘留在牆垣上的污漬，久了化成浮宕的魅影，蠢蠢欲動。兀坐在這逐漸降溫的冷空氣裡，寒意自指甲末端開始慢慢疑滯進來，再不活動可就要僵凍成雕像了。今晚可是入冬以來最凜冽的一夜吧！好冷！

都是那隻該死的野貓，一整夜盡耗在我臥室窗外學嬰兒啼哭「哇——嗚，哇——嗚！」哀哀呻吟個沒完，在寂靜深夜空谷回音般一波波旋轉繚繞，每一聲都喚起我的焦躁。

惱恨！難道每隻貓的喉嚨全是同模定製的？不然叫起來怎麼都跟「小米」一樣？爲此，妒火再度引燃心臟內蘊的脂肪，順隨著血液流動的管道迅速延燒，灼燙的火焰漫佈到皮膚表層，害得我難以撲滅火勢從被窩中拔起，逃命似地衝入書房栽到電腦桌前來狠狠喘息。

似乎看見小米露出牠的猙獰笑靨在嘲諷我的狼狽。忿怒的雙手徒勞地向空撕抓，當他們放棄時，不甘願地重重捶打在鍵盤上「碰！」的一聲嚇了我好大一跳，並責備我：「傻咧！白痴茉莉，小米已經死了，妳還要我們抓什麼？神經病！」

八成，阿智也是這麼想我——神經病！唉！我有什麼辦法？小米牠陰魂不散糾纏我，就算我

不惹上神經病，也離發瘋不遠了。不信你聽，「哇——嗚！」牠又來了。

當然，是那隻討人厭的臭野貓轉移了陣地，跟到書房窗外繼續哀鳴。牠爲什麼不稍稍停息？莫非，那野貓的軀體裡進了小米的魂？想跟我索討什麼？或者，牠只是需要一碗魚拌飯？不是我吝惜一碗魚拌飯給野貓吃，而是我怕動物啊！尤其是貓和……。

小時候怕貓是因爲外婆嚇唬我們：不把碗裏的飯粒吃乾淨會嫁給貓丈夫。結果，有幾次我睡在客廳的沙發上，被從窗外跳進來的貓嚇醒，醒了以後，看見貓總立在眼前與我對視，外婆聽到我的驚叫起來，竟調侃我說：「是貓來相親的。」天呀！當時正在流行蛇郎君的故事，我怎麼曉得這貓改天會不會化成人形來娶我？或者我要嫁的男人會不會變成貓？算了，我還是把飯吃乾淨吧！雖然，我仍然很擔心。

長大以後，漸漸忘却貓郎君的恐怖，卻爲了小米再度跌入戰慄深淵，唉！小米……，我嘆息地輕撫手臂上那幾道難看的疤痕，才發覺四肢已然凝成冰棒。雙腳急急輕踏幾下，口中呼哈出些許白色熱氣爲雙手解凍，好將電腦開機，我想把腦海中儲存有關小米的記憶移植到電腦裏，讓它爲我承擔些壓力；再者，也算是我爲小米的曾經存在留下一點痕跡。送一份給小米，就當是祭文好了，我會把它拷貝到磁片，再將磁片研磨粉碎，拋灑到太平洋——。

開始想像鍵盤在我指尖俐落滑溜之下發出咄咄聲響，逼得成群的白色字體蹦上藍色螢幕，表演著變換隊形的操練動作，每聲隊伍蹂躪的聲音是我將記憶趕進電腦時，鼓譟的心脈跳動；還

有，該選什麼顏色的磁碟片？烈性的小米貓……就選紅色吧！當紅色細粉末屑輕輕飛舞在太平洋上空，是忽漫起的紅色煙塵；緩緩撲散到海水臉上，暈染成一抹胭脂點綴，卻被波湧的浪潮狂吻，乃至淹沒。對於小米，我算是仁至義盡了。

想著想著，微笑的笑紋漣漪在我的嘴角邊緣悄悄流盪開來……。

×

×

×

今年豔夏，我逃匿到外婆家去。

外婆家在嘉南平原鄉間的稻田邊，老遠就可瞧見一大片赭紅色磚塊圍牆及被圈在裏面的幾棟建築物，雖然老舊，但在日光強烈照射下，毫晃晃的像個天堂。在上小學以前，我一直住在這個天堂裏，所以，心中一萌起逃匿的念頭，想都不必就想就投奔到這兒來了。

話說逃匿，起因也只不過是我辭掉做了將近十年的會計工作，想要好好寫一本電影劇本，如此而已，居然引起了大恐慌。

自從老爸在我小學三年級時過世之後，祖母和媽媽拚命地照顧我們，這幾年，哥哥和妹妹都各自成家立業；老弟當完兵，也馬子不斷；唯獨我叫她們傷透了腦筋：一個年近三十的老女人，不打算結婚，已經夠可惱了；還去學那些有的沒有的，像編劇……之類養不活人的玩意兒，就更可悲了；甚至，還莫名其妙地為著崇高的理想（崇高，這兩個字是我自己加的。）而將工作扔掉！十年的年資哩，豈不可恨！

其實，她們也不是真的會恨我，而是擔心我是否心理不正常。為此，她們總得找法子試試；所以，我以前說白天工作晚上上課，忙得沒時間相親、談戀愛的藉口，這回沒得抵擋了，最近好幾位職業半職業的媒婆阿姨，有意無意地跑來找我媽串門子，居心如何？我焉能不知，又焉能不逃！

做人真的很難，記得我十六歲那年，曾有個筆友，才一次、二次，通了第三次信，信就讓老媽接收到了。然後，一家老小傳閱（也沒啥看頭，還在自我介紹呢），老媽和祖母輪流審問：這人做啥？家中有幾人？認識多久？怎麼認識？？？看信上的自我介紹不就行了嗎？我知道的和她們一樣多，真煩死了。我只好信誓旦旦，不會再有下封信了。

並不是因為那個恐怕早已忘了我是誰的筆友，而放棄認識其他異性朋友的机会，是承受不了過度的關心與注目所帶來的壓力，這樣的壓力和貓郎君的壓力像懸吊在扁擔兩端的巨石，扛得我好累。

噢？我是怎麼搞的，不是要打下我記憶中的小米嗎？意把自己扯進來，還扯得沒完沒了。是那根筋不對勁啦！發了這許多牢騷，像要將整個心思拎出來沖洗一番似的，好奇怪！

欺騙外婆和舅舅說我在寫一本長篇小說，這樣可以避免他們時時追問：電影何時上映？天曉

得，他們才不會想看小說呢。若是表姊妹們問起，反正是用筆名，讓她們去猜好了。

舅舅讓我住在最偏僻的那間房，房前有一院子的茉莉花，據說，我是在茉莉花叢中出生，所以才叫茉莉。明知他們胡扯，我還是裝得很相信，又無傷大雅，他們高興就好。

寫劇本的日子很寂寞，有時困頓好幾天，也寫不對一個句子；有時連連熬夜地趕，深怕一停下來，就難再接續起來。我知道那是生手的毛病，急也急不來，所以那天早晨，我索性扔下筆，到處走走逛逛，看看無雲藍天，吹吹綠色稻浪送過來的青草香風，數數田溝裏仍未長大，不能摸回家煮湯的小小牡蠣，還到舅媽的小菜園裏偷摘了一把空心菜，愜意極了。

回家時讓外婆瞧見，大聲嚷著：「啊茉莉——，妳看誰來了？」誰來了？這麼興奮！該不是我老媽吧？

幸好不是！一個穿T恤、牛仔褲的男子，大約和我差不多年紀，懷裏抱著一隻雪白色的貓。這人與貓有個共同點，就是喜歡死盯著人家看。

「妳記不記得？他是阿智，興仔的兒子啊！你們小時候常在一起玩。」外婆看我面無表情，轉移話題：「妳看，桌上那兩盆蘭花是阿智養的，長得多好啊！」

「真漂亮！」我趕緊湊過去看蘭花，我不喜歡和養貓的人打交道，尤其那貓的眼神透著昂貴但不友善的鑽石寒光。

別以為我真怕了那白貓的寒光，我可自恃有目光銳利的特性，想瞪我一眼，我還瞪你三眼，

誰怕誰？只是瞪貓也得看主人嘛！興仔舅舅是外婆的乾兒子，眼前這個阿智是外婆的乾孫子，就給他留點面子吧！

「茉莉，妳真的不記得我了？那妳記得小麥嗎？」阿智在我背後，低沉地說。

嚇了一跳，回過頭來，才發覺外婆已經將我摘回來的空心菜帶進廚房去了，客廳就只剩下我、阿智和小白貓，這叫我怎麼溜？

「小麥？誰啊？是她嗎？」我指著阿智的小白貓問。

阿智笑了笑（滿好看！）說：「牠是小米！」他的手輕輕抓著小米的頸部像劃著疼愛的符號似的。

「小米……是公的還是母的？」這很重要。

「母的！」還好，不是來相親的。相親？我猛然想起小時候屢次跑來相親的那隻貓來。

「噯！你說的小麥，是不是有一點土黃色塊的白色貓咪？」我說的是貓郎君。

「妳果然記得！」阿智很高興。「小時候，妳、我和小麥是很要好的朋友。後來，不曉得為什麼妳就不理睬我們，還偷偷搬去台北，那時我小學四年級，每天……。」他回家第一件事，就是找小麥，告訴牠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事，交了什麼新朋友，以及猜測茉莉這會兒在做什麼，不是也交了新朋友，有長高沒，還像小時候……。

「拜託別提了！」也許是心虛，我竟聽不下去他說的小時候。小時候，我整日提心吊膽地被

困在貓郎君的夢魘中，怎麼能想像我最害怕的兩種動物——貓和男人，會在我的故鄉惦念著我？

「小麥呢？」把我嚇得那麼慘，該將罪魁禍首揪出來！

「死了，」阿智滿臉歉疚地說：「是被我壓死的。」

「爲什麼？你跟他那麼好……」我又心虛了，如果，我曾是他們的好朋友，我不也背叛他們了嗎？

事情是在我離開他們的三年後，某個冬天的早晨，他發現小麥爬到他家屋前的大榕樹上，哀鳴叫著，他怕小麥摔下來，急忙爬上去緊緊抱住牠，下來時，他腳一滑，便連同小麥一起跌落到地上，小麥被他壓在下面，當場死亡。阿智感傷地說，他想告訴我這件事而經常到外婆家來，卻始終遇不到我。

一算小麥出事的時間，竟與父親過世的日子相近，父親是我離開阿智他們三年後的冬日夜晚與友人去洗溫泉，在半夜心臟麻痺暈厥過去後，就沒有再醒過來，送回家已是凌晨四、五點了，記得那日是我生日的前三天，或許，小麥感應到我的悲哀而無法安慰我，才到樹梢上對空哀鳴，想到這，我禁不住鼻酸地落下淚來。

「別難過，我們還有小米啊！把對小麥的愛送給小米，也是一樣！」阿智捧著他的小米對我說。雖然小米的眼神依然不友善，但，想到小麥的情誼（也許純屬巧合，不過，能藉此機會化解心中的恐懼，也算好事一樁嘛），我對小米也溫柔地寬容了起來。

從那次重逢之後，阿智常帶著小米到我外婆家來找我鬥眼力，爲了不服輸，每次他們回去後，雙眼總得熱敷許久才能稍止痠疼。（好無聊的遊戲！七老八十了，還玩！）主要是因爲要將小米當小麥來相處，只好試著以與小麥常玩的方式來增進彼此感情。這是阿智說的，我可不記得曾和小麥鬥過眼力，除了牠半夜跑來「相親」時，把我嚇得大聲尖叫以外，我真的沒有任何與小麥相關的記憶。

阿智和興仔舅舅在東部買了一塊土地養蘭花，經過七、八年的努力，成果輝煌，培養出不少新品種也雇了不少人，所以，阿智才能到處走動、收集新資料。

由於阿智常來，舅舅便調侃他：「你現在好像不愛蘭花愛茉莉了哦！」
他回一句：「沒養過茉莉，所以好奇嘛！」

「茉莉又不值錢！我養了一院子，還比不上你養一盆蘭花。」舅舅嘆息著說。

「所以，喜歡茉莉的人，就是真心喜歡了，對不對？阿叔就是這樣的人啊！」阿智說完，淡淡補充：「我也是。」

這段對話被舅舅宣傳在親戚間，成了我們的家族笑話，可樂煞我娘了。我猜啊，她心裏一定在想：幸好，我們家茉莉沒有不正常。（嘿！嘿！也許是阿智不正常呢！）

提到也許阿智不正常，我曾問過他：「你都三十出頭了，爲什麼還沒結婚？不會沒交過女朋友吧！」我滿虛榮地希望他說些忘不了兒時玩伴之類的話。

哪知，他竟回說：「怎麼可能沒交過女朋友！我哪有那麼自閉！妳呢？」自閉！那我是咯？怎能自承我自閉！只好回答說：「當然有，多得煩死人了，不然，幹嘛跑到外婆家來躲？」

「妳不是來寫小說的嗎？」幹嘛？想戳我牛皮？

「那是次要目的。」不跟他說話了啦！沒談戀愛又不是什麼大罪過，走到哪被殺伐到哪，真衰！

他瞧我悶聲不響，便自顧自地說起話來：「知道我第一次見到妳時，為什麼一直盯著妳看嗎？」他偷瞄我一眼，我裝做我沒在聽，他自己回說：「我從來都沒見過長得這麼像小米的人（像他的母貓！），妳不覺得妳們的眼神很像嗎？（幸好，只是眼神而已！）茉莉這名字滿好聽，（這算讚美嗎？）以後，我再養一隻小白貓，就叫茉莉。」謝啦，搞了半天，他想養的茉莉是一隻小白貓，哼！

「滾回去找你的小白貓吧！」我作勢欲踹他，他便順勢躺到我的床上去，笑翻了身，還學著貓張牙舞爪的戲耍，邊嚷著：「喵！我是茉莉，我不是小白貓，我是母老虎。」逗笑了我，害我沒輒地只能笑罵他一句：「三八兮兮！」其實，我也滿想跳上床去學貓朝他撲抓一番，一定很好玩。但我明白，就算我腦海裏早已和他玩成一團了，我依然會紋風不動地杵在原地。我不明白的是這算理性還是怯懦。我喜歡阿智，卻無法跨越隔在我們之間的那道藩籬。

有時候，我真羨慕小米，看她任意攀爬在阿智身上、被摟在他懷裏、舔著他的臉……，而我

卻只能遠遠地醉心欣賞他溫柔的神情。

甚至有一次，我倚在玻璃窗前看他們在茉莉花園裏曬暖陽，他一手讓小米躺靠著，一手輕輕搔抓小米的頸背，牠舒服地閉緊雙眼，像撒嬌的女兒膩在慈父懷裏；是小米先發現我，牠乍然睜開的眼睛像翻轉在陽光下的水晶，把能量吞吐地湧向我，我還來不及逃，就生根佇立在窗前；我看見阿智像逗弄娃娃兒似地與小米玩耍了起來，茉莉花枝葉在他們揮舞的動作下，搖來晃去，搖晃的光影中，我似乎瞧見他們快樂的眼神交織出熾熱的火焰來，他們該是一對戀人吧！還是我的錯覺？

我請阿智別帶小米來找我，因為，我只想和他獨處。果然，貓不常見了。但，在那段日子裏，時時都有令我不安的感覺，有時走在天井，會突然覺得有人在偷窺，一股陰涼的風從背脊直闖了上來；有時，是廁所、倉庫散發出的幽黯燈光，害我豎起雞皮疙瘩，我擰著呼吸一間間找，沒有任何東西；有時會有忽閃動的黑影劃過茉莉花叢；這一定是小米，唯有牠才能鬼魅似地自由穿梭在我外婆家。我光憑直覺，沒有任何證據是不作準，直到那天下午……。

那天下午，烈日依然猛悍，我和阿智陪外婆在客廳聊天，只有風扇旋轉的風束以及窗外輕輕吹人的習習涼風，和著我們的話語在房內對流，感應不出任何不安的氛圍醞釀，直到我自廚房切了盤紅肉西瓜出來，突然，我見到小米犀利的眼神波動在窗外一閃而過，這罕見的舉止令我錯愕地翻覆了整盤水果，尖叫一聲「貓！」西瓜的汁液噴灑開來，像血濺。我發狂衝過去關窗，小米

也迅速往窗口裏頭鑽，兩相躍進，幾近至眼鼻相及，彼此都震驚地往後一縮，我緊張得心都撲到喉嚨外頭來了。碰！一聲巨響，將窗一關，我的心才由舌頭活生生推回喉嚨裏，還來不及推回心口上，我又見另一面窗還敞開著，於是我又急跳到藤椅上，顛仆而去。閉窗前又差些衝撞到小米伸長的頭顱，謝天謝地，總算全關了……。

「啊！糟了！」連著客廳的廚房，還有兩扇窗亮開著，我又一逕往廚房跑，阿智和外婆被突發的狀況搞呆了，他們不曉得我為什麼要東奔西跑的關窗，為什麼不讓小米進來，我也急得喊不出聲來，只得自己狂奔。貓卻已躍進了，牠竄跳得比我更高，往我顏面上兇猛地撕抓下來，我以左手臂一擋，幾道血紅深痕殘留，牠隨即逃匿得無影無蹤。後來，舅舅在茉莉花園發現許多被小米折斷、撕裂、咬碎、抓損、抓損、踐踏過的茉莉花枝葉。我沒想到牠那麼恨我，我為那些被我連累而遭池魚之殃的茉莉花魂難過許久，我每日澆水看顧卻反為它們惹來更大橫禍。舅媽把殘枝碎葉燒成灰灑在泥土上，她說明年茉莉會長得更好。也許。

阿智送我去醫院縫了十多針之後透露，他以前的女朋友一開始都與小米很親近，分手的理由卻是她們討厭小米。他以為小米也許可讀出她們的心思，知道她們並非真心對待，所以做出令她們討厭的事情，可是小米從來沒有傷害過她們任何一人，他一直強調他無法相信抓傷我的那隻白貓就是小米。

「妳很恨小米嗎？否則牠不會無緣無故的傷害妳。」阿智以狐疑的語氣加神情來問我。

「請你搞清楚，被抓傷的人是我，不是你的小米，你怎麼不回去問問看牠爲什麼會那麼恨我？說不定是因爲你常帶小米找我鬥眼力，害牠以爲我是另外一隻母貓呢！」我羨慕小米都來不及了，哪來空閒恨牠，真冤枉！

「我真想不透，小時候，妳跟小麥也經常鬥眼力啊，也沒見小麥傷妳。」我隨便說說，阿智居然認真地思考這個問題。真單純！

「異性相吸，同性相斥。你沒聽過？」我是胡扯，不過想想也挺有道理，這就難怪小麥會常常跑來相親嘍！

阿智想了好一會兒問我：「妳想，小米會不會也以爲我是一隻公貓呢？」他非常正經，「自從小麥死後，我常覺得我必須連小麥的那部份生命也得過，也常感應到屬於小麥的心思和想法，或許，小米已感覺到屬於小麥的那部份特質。」你以後會娶女人還是母貓？我倒想問。

阿智無意中說出了我從小就一直恐懼的話題——貓郎君。當最喜歡和最害怕的人變成同一個的時候，我不知如何面對，而阿智似乎是……，我不願再想這個答案，我只以微顫的語調說：「這車上的冷氣太強了，我好冷！」

第二天，我帶著行李、稿紙回台北療傷。

不待傷勢痊癒，我又以寫小說的理由搬到郊區的山邊租一間半廢棄的倉庫，挺寬敞的空間，我粗略地隔了幾間房。這棟倉庫是三層樓建築，由於依山而建，三樓門前有條馬路，可讓汽車雙

向行駛，算店面，所以房東留著自己開茶行，二樓屯貨用，一樓原是半製造半屯積茶葉的地方，有條小山路供人通行，現在另建工廠製造，就將一樓分租給我。屋外是滿山翠綠，屋內是滿室茶香，對於一個隱居者而言，真是老天爺厚愛。

這回，我除了攜帶行李裝備之外，又請哥哥把家裏那部電腦也搬過來，省去騰稿的時間，也許我可以早點完成我的劇本。

特別要介紹我們的「古董」電梯，不在於它的價值，而是它的年代和造型，它是三十年前老房東爲了輸送茶葉而訂製，它是木頭柵欄及金屬底座合成，很別致。哥哥開車將電腦送來，是在三樓停車，將電腦放在電梯，人走樓梯到一樓，因爲，房東禁止人搭乘電梯，怕發生危險。

隱居近三個月，手傷漸癒，劇本初稿完成，一切彷彿都上了軌道，卻來了我想念但不想見的訪客，阿智的出現，最高興的莫過於老房東夫婦了。

「我說我女兒和妳差不多大，我孫子都上小學三年級了，要幫妳介紹對象妳還不要，我還替妳擔心呢！原來，妳早有男朋友了。」房東太太高興地打量阿智。

這樣也好，省得我再找藉口拒絕她的好意。聽房東先生說，他老婆要他列一份單身漢名單，讓她評估挑選；他還說他老婆眼光非常高，不信看他就曉得。

阿智看到電梯，居然開玩笑：「這很像美國電影裡，壞人來尋仇搭的那種電梯，一看電梯就知道壞人會得逞。」「那不是讓人搭的。」我隨口回他。

剎那間，我們表情僵住，四周空氣也凝結出寒霜來。我們都想到話中的另一種暗示。

「你帶牠來了？」（你敢！）我瞪著他問。

「沒有，」他急忙回說：「我找人看住牠。」

他開始抱怨我離開外婆家沒有告知他，趕到台北，我的家人在我叮嚀下也宣稱不知我的去向。最後，他再三拜託，外婆才答應向媽套話，問出我的住處。

「妳總不能因為小米而遷怒於我啊！又不是我指使牠。」他滿腹委屈地說著。

我無法向人解釋那個聽起來似乎很幼稚的恐懼感，而且我仍然懷疑他和小麥是一體並存的兩個魂魄，或者，他是小麥的化身也說不定。看在他找我找得那麼辛苦的份上，也只得先安慰他一些好話；那曉得他竟賴著不走，也只好清一間房間讓他住了。

白天，在山間散步、郊遊；夜晚，陪老房東夫婦喝茶聊天；老房東先生有朋友養蘭，介紹阿智過去參觀並互相切磋一番，在這住了三天，阿智就赴約去了。

這三天裏，我一直注意著阿智的行為舉動，想要解析出究竟他是阿智還是小麥，什麼時候是阿智，什麼時候是小麥，我只看到阿智而已。

我想到在沒有小米的陰影下，我可以自然地與阿智手牽手，那種感覺真的很快樂，自由自在。

可是也因為我懷疑阿智與小麥、小麥與小米之間的牽連，每每阿智一靠近身邊，我反射動作

似地噴得老遠。後來，阿智也在注意著保持距離了，現在回想真是懊惱，也許，在下次見到阿智時，學學小米對他熱情一點吧！

還是下午，天就黑得像晚上七、八點，實在有點誇張，即使已經入了冬，這晝也未免太短了吧！瞧瞧天空，黑鴉鴉地像要落大雨了，先把衣服收進來再說。

我們常會說出超能力的話來，例如：將他化成灰，我也認得出來。我一直不相信人都化成了灰，如何去分辨那一撮灰叫什麼名字。又若是我灰中有你，你灰中有我的時候，又該如何去劃分界限呢？不過，我現在有些相信了。每個人有屬於每個人的氣味，在灰中我或許沒辦法認出來，但仍是那一捧雪白如絮的軀體，我怎能不認得呢？小米來了，牠正在屋外窺探。

我從阿智對電梯所開的玩笑得到警告，準備了木棍防身，但看來，牠似乎不想從電梯下來，我該如何防備？我開始梭巡任何有可能洞開的地方，以防牠闖入，在我尚未找到之前，牠已從我臥室出來，天窗的小小縫口，牠都能鑽進來，叫我不得不佩服。

牠全身的毛豎立，像隻渾圓的雪白刺蝟，與持棍的我對峙著，突然，牠又想使牠上回的絕招朝空中彈跳，我揮出手中的木棍，揮棒落空，哦！不完全落空，棍子末端掃到牠的一條後腿，牠「喵！」一聲，到處亂跑，我尾隨其後追趕，她哪兒不跑，竟衝到降落電梯的圍欄裏，我也追打進去，反正，電梯最近等候維修不用，我不能再讓牠逃走，牠被逼急又往我的舊傷口咬過來，「啊！」我尖叫一聲，便與牠扭打成團，正打得緊張，電梯居然動了。天呀！我必須跑出去，但

無法甩去小米的糾纏，我又大叫「啊——」背後像有人助推一把，我居然在電梯停落一樓之前拋開小米的糾纏跳出圍欄，小米？阿智？

我正想到小米是否在圍欄，一轉頭，竟看到阿智出現在電梯的柵欄內。我驚喜他的出現，卻更擔心一件事：這回小米又被阿智壓死了，可會又與阿智共存了？那以後，我該如何與阿智相處？

阿智幫我處理掉小米的屍體之後說：他與房東先生的朋友討論完一些事情，正想打電話告訴他爸爸時，有種奇怪的預感，便先打給他拜託看顧小米的親戚，親戚說小米從昨晚就不見了，他擔心我會遭到攻擊而趕回來，也管不了電梯可否載人，正要開電梯又聽到尖叫聲，更急切地撞開柵欄搭電梯下來，他沒想到竟壓死了小米！他神情憂傷，我也不便與他頂嘴。他沒想壓死小米，難道他想壓死我？

小米若沒有人帶路又如何能找到我？難不成牠看住址？問人來著？也許是小麥潛伏在阿智的那部份甦醒了，夥同來謀殺我？這些問號，我找誰解答案呢？阿智？小麥？還是小米呢？

從那天起，到今天已經第十天了，我依然與阿智自顧自地各懷心思，他除了回蘭園處理事情以外，似乎全在這了，我不曉得與他如何相處，我的那些疑問反反覆覆盤旋，不知該如何消除，我倆最後究竟會如何。

×

×

×

我停下來，深深喘口氣，一古腦打下那麼多個問號，整個心裏也全裝滿了問號，煩死人了！爲了打下有關小米的記憶，卻發覺小米、小麥、阿智和我原本就是串連在一起的鎖鏈，根本解不開。

如果，小麥化身爲阿智，那小米會化身爲誰？是阿智？還是……？（「別否認了，就是妳！」我聽到小米的說話聲由心底泛上來！）

（不！我沒有壓死妳，「可別忘了，我推了妳一把。」妳爲什麼這麼恨我？我並沒有礙到妳什麼嘛！爲何不放我一馬？「放妳一馬？我幫助妳活下來，妳自然要和我分享生命！」既然如此，妳爲何不自己逃生？「妳的求生慾比我強啊！但是，我比妳更愛他！所以……」所以？所以什麼呢？我的頭爲什麼這麼疼？眼前一抹漆黑……，好疼……我該向誰求助呢？阿智……？小麥……？……？）

（眼前的黑快將我淹沒……？誰？那是誰的聲音……？阿智……救我！阿智……！！）

X

X

X

「這麼晚了！怎還不睡？」阿智溫柔地問。

「快完了！等我一會兒。」茉莉柔媚地回眸看阿智，停下手來，「管他的！慢慢完成也無所謂。」茉莉走向阿智，雙手攀住阿智的脖子，深深地凝視，兩人眼中迸出了烈焰來，茉莉狂吻阿智後，將頭往阿智懷裏鑽，不勝嬌羞地問阿智：「如果，我們有兒子叫小麥好不好？」「嗯！女

兒叫小米！」茉莉滿意地笑著。

後來，他們在屋外檢到一隻瑟縮成球狀，求生慾堅強的小白貓，他們叫牠：「茉莉！」

評析

司馬中原

這是一篇出奇的小說，寫一隻貓對年輕男主人的愛戀，牠死而不亡，貓魂仍轉投到另一隻母貓的身上，阻擋其男主人對異性的愛。通篇情節緊湊曲折，有著玄妙的恐怖，比諸愛倫坡的作品不遑多讓。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萬物同春的觀念，所謂六道輪迴，已經顯示出人的靈魂可投生於萬物，而萬物之靈亦可轉生為人類，在古代筆記小說中，寫虎、犬、馬、牛、羊、雞、蛇、蟒、鳥、蟻者很多，寫貓者較少，作者以洗練的文筆，從人物心理寫到動物心理，兩者相互糾纏，場景安排具見匠心，饒有奇趣。